

九日詩裏的悲秋傳統

伍 獻

內容摘要：九日詩作為文人在重陽節裏進行的創作，其風格應該是以喜慶歡快為基調，但其中大部分作品卻流露出深秋悲愁的情緒，這是頗值得關注的現象。本文試圖運用伽達默爾“遊戲、象徵、節日”理論，來揭示九日詩與悲秋傳統間的聯繫。

關鍵詞：九日詩 悲秋 茱萸 菊花酒 登高 聚宴

九日詩是農曆九月九日重陽節和前後寫作的以九日為主題的詩作，重陽節既是古代最重要的節日之一，又是秋日，“九日”的節日性體現在對秋季特性的概括和象徵之中，不可避免地攜帶了悲秋的季節病。九日詩是以節日為主題，因此，它的內涵以長期以來逐漸形成的九日風俗的民間群體意識為基礎，但又帶有文人在秋日裏對生命的愁苦體驗。本文嘗試分析九日詩與悲秋傳統的聯繫；並以九日風俗為基本元素，來架構九日詩的特點。

一、問題的兩端：重陽風俗與悲秋

節日和風俗的形成是個漫長的過程，在現有的文字記錄之前，九日風俗在民間早已存在，所以，它形成早期在民間的真實面目現在已經無從考證，我們只有從語焉不詳的文獻記載和逐漸演變的重陽風俗中尋找蛛絲馬蹟。《周易》稱九為陽數，每年農

曆九月九日，日月逢九，二陽相重，即是“重陽”。曹丕《與鍾繇九日送菊書》：“歲月往來，忽逢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九”和“久”諧音，故“宜於長久”；《禮記·文王世子》：“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我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鄭玄注：“九齡，九十年之祥也。”可見，“九”的吉祥之處，正在於長壽。古時候醫學不夠發達，對於健康的控制力很弱，一旦生病就有喪命的危險。所以人們在重陽節佩戴茱萸，避免晚秋寒氣入侵，保障身體健康，並飲下具備保健功能的菊花酒，希望能獲得健康長壽的生命。因此，祈望長壽代表了古時人們的一種普遍心理訴求，而“九月九日”節日名字的吉祥含義，正好迎合了人們的這種心理，在民間逐漸演變成吉慶祈福的節日。

民間的習俗是九日詩創作的基本背景，但從現存的作品來看，除了歡慶祈福以外，文人在節日裏的情緒要複雜得多。“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長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1]本該是喜慶的節日，在飽經滄桑的文人筆下，竟是這麼一副愁苦的面容，不得不讓人重新打量重陽節在民間和文人之間不同的位置。在民間，因為“俗嘉其名”而象徵長壽的重陽敬老節，在文人心裏，正是年歲將終、萬物凋零的時刻：時間在一年一年地過去，當初懷抱的理想卻無法實現；長期在外行役，多麼思念遠方的故鄉親友啊。民間的心理訴求和文人對生命的體驗，從同一點出發（人生短暫），卻走向了完全相反的兩個向度：民間是積極的，因為短暫所以祈禱長壽；文人是消極的，因為短暫所以抒發深秋之悲苦。所以，大部分的九日詩裏對重陽

風俗的描寫，都在似乎歡慶的外表下攜帶了濃重的悲秋情緒。不過其表達方式並不直接，需要對其內容逐條剖析，才能揭開九日詩的悲秋面目。

為方便敘述，重陽風俗和悲秋情緒的具體內容茲羅列如下：

重陽風俗：1. 佩戴茱萸、2. 飲菊花酒、3. 登高、4. 聚宴^[2]；

悲秋情緒：A. 衰老，B. 個體價值的失落；C. 秋思（思鄉、思親、思友）；D. 及時行樂^[3]。

二、聯結兩端的途徑：“遊戲、象徵、節日”

伽達默爾《美的現實性——作為遊戲、象徵、節日的藝術》一文，在闡述藝術的合理性時提出遊戲、象徵、節日這三個概念。正如此文的副標題所述，藝術具備遊戲、象徵和節日的特性。對於伽達默爾玄奧的哲學美學，本文無力深談，只是想利用“節日—遊戲—象徵”的框架，來分析“九日詩”與悲秋傳統之間的關係。至於他所謂的“遊戲”，指藝術是創作者與欣賞者共同參與的遊戲；本文的遊戲，是指人們在節日所進行的活動，即重陽習俗。他所謂的象徵，是柏拉圖《食飲篇》裏阿里斯托芬講述的被神從球形的人類身上切開的另一半，是“藝術的美所具有的意指性”^[4]；而本文的象徵，則指重陽節的各種風俗所代表的人們的願望。他所謂的節日，是指藝術就是節日的實現形式——慶祝；而本文的節日，則專指“重陽節”而言。這樣看來，伽達默爾的理論與筆者論述的概念似乎並不相同，但“藝術就是去慶祝”^[5]，重陽風俗與九日詩均屬於藝術的範疇，它們都具備“遊戲、象徵、節日”的特性。並且，九日詩正好是節日裏的創作，“節日”不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具體的某月某日，是重要的時間刻度。如果把三百六十五天比作時鐘裏的秒針，那麼節日

就是分針，四季是時針。節日的獨特之處就在於它既可以用具體的某天來標度，也可以用某個季節來涵蓋。比如重陽節，用天來標度為九月初九，用季節來涵蓋是屬於晚秋。因此重陽節本身具備兩重內涵：一是二“九”相重，其名吉祥，同時十二去八，快到歲末；二是時值晚秋，萬物凋零。雖然重陽節在民間的形成原因可能是祈求長壽的喜慶節日，但由於其在時間向度上的走到盡頭和生命季節上的由盛轉衰，必然會給開始或已經衰老的文人們的心靈帶來愁怨的感受。這種表面喜慶和內心愁苦的交織，正是重陽節在文人作品中體現出來的特徵。而喜慶，是通過人們在節日裏的遊戲（佩戴茱萸、飲菊花酒、登高、聚宴）來表達；愁苦，則深寓於遊戲所隱含的象徵之中。本文的任務就是以節日的遊戲為研究對象，嘗試分析茱萸、菊花酒、登高、聚宴這四種重陽文化符號背後的詩人們的真實意圖，來與悲秋傳統一一對照，找出九日詩與悲秋傳統的聯繫，完成對節日（重陽節）〔遊戲（茱萸、菊花酒、登高、聚宴）→象徵（悲秋傳統）〕體系的梳理。

三、嘗試解決問題：揭露九日詩的悲秋面目

下面我將逐條分析這重陽風俗在九日詩裏的象徵意義，來揭示其與悲秋傳統的聯繫。

1. 茱萸：《太平御覽》卷三十二載：“《風土記》曰：九月九日律中無射而數九，俗於此日以茱萸氣烈成熟，當此日折茱萸房以插頭，言避惡氣而御初寒。”卷九百六十載：“《雜五行書》曰：舍東種楊、茱萸各三株，增年益壽除患害。”《荆楚歲時記》：“茱萸，一名藟，九月九日熟。味辛色赤，折其房插頭，可避惡氣。”茱萸氣烈，能避惡氣、寒氣入侵，保障身體健康，因此而能“益壽”。這樣我們初步可以跟悲秋體驗裏的“衰老”（以下簡稱A）

對應。但在後世的詩歌創作中，其象徵意義得到不斷延伸。拿劉禹錫認為茱萸字最好的三首詩^[6]為例，來說明茱萸在九日詩裏的三種不同用法：（1）杜甫《九日藍田崔氏莊》：“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老杜為何要仔細看茱萸，正是因為它能“避邪”“益壽”，能護佑在座各位的健康長壽，希望明年此日還能彼此相見。這種用法對於生命的渴望太過直白，在九日詩中反而並不多見；（2）朱放《九日與楊凝崔淑期登江上山會有故不得往因贈之》：“無那更將頭上髮，學他年少插茱萸”，雖然從整聯詩來看，仍然在表達悲秋體驗中 A 的內涵，但已經不言茱萸的實際功用。茱萸與生氣勃勃的少年之所以如此般配，正因其“九月九日熟”，深秋季節，百花凋零，而茱萸正好結出了鮮艷的果實。“步蹇強登遊藻井，髮稀那更插茱萸”^[7]，年老的詩人與正值鮮艷的茱萸相比較，形成強烈的反差，突出了衰老給人帶來的悲哀。上述兩種同樣表現 A 而出發點不同的情況，在九日詩中對菊花的運用有相似之處：如（1）者“紫菊宜新壽，丹萸辟舊邪”^[8]，如（2）者“舊採黃花勝，新梳白髮微”^[9]。（3）王維《憶山東兄弟》：“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則用“遍插茱萸少一人”的事實，來表達對故鄉、對親人的思念，這裏對應的悲秋體驗是“秋思”（C）。唐人詩如此類者還有如孟浩然《九日得新字》：“茱萸正可佩，折取寄情親”，楊衡《九日》：“不堪今日望鄉臺，強插茱萸隨眾人”。

小結：茱萸對應悲秋體驗的 A、C；

2. 菊花酒：《西京雜記》卷三載：“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壽。”可見重陽飲菊花酒的功用亦是“長壽”，與 A 對應。菊花酒益壽，而長壽正是菊花的傳統象徵，所以“菊花酒”應着落在“菊花”二字。九日詩在寫到菊花酒時往往是以這樣的形式：“萸依佩裏發，菊向酒邊開”^[10]，“玉醴浮仙菊，瓊筵薦芳芷”^[11]，“蘭將葉布席，菊用香浮酒”^[12]，仿佛菊

花還盛開在酒面，隨手都可採摘下來。因此，這裏應當對九日詩裏的菊花進行適當論述。正如上一小節（茱萸）所言，菊花象徵 A（長壽）：如（1）者“紫菊宜新壽，丹萸辟舊邪”，如（2）者“舊採黃花勝，新梳白髮微”；C（秋思）：（3）“故里樊川菊，登高素滄源”^[13]。另外，由於菊花在秋天開放，錯過了百花競放的時候，詩人在用菊花入詩時，往往感嘆自己空懷抱負、生不逢時。如杜甫的《嘆庭前菊花》：

庭前甘菊移時晚，青蕊重陽不堪摘。明日蕭條盡醉醒，
殘花爛漫開何益？籬邊野外多衆芳，採擷細瑣升中堂。念茲
空長大枝葉，結根失所纏風霜。

老杜如此吟詠菊花，如《雲安九日鄭十八攜酒陪諸公宴》：“寒花開已盡，菊蕊獨盈枝”，《九日五首》之一“竹葉與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正是他一生不得志，個體價值（B）無法實現的無奈表達。

小結：菊花酒對應 A，菊花對應 A、B、C；

3. 登高：重陽登高之處，包括山和各種樓臺亭閣。詩人在登高時的情懷，幾乎囊括了悲秋的四種體驗：

a. 人壽何短（對應悲秋之 A）。例句：杜牧《九日齊安登高》：“但將酩酊酬佳節，不用登高嘆落暉。”司空圖《九月八日》：“老來不得登高看，更甚殘春惜歲華。”梅堯臣《紫微亭》：“醉思莊生達，哂彼齊景傷。”李綱《九日登山亭會飲》：“何必楚囚泣，牛山良可悲。”前兩詩表達“悲老”一意已經很清楚，後兩首詩“齊景”、“牛山”使用了《列子》卷六記載的齊景公登牛山而泣的典故：

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

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驚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

b. 個體價值（對應悲秋之B）。所得之大，所失亦巨，這正是死亡給齊景公帶來的悲哀。我們是否正是懼怕個體價值在有生之年無法實現，在面對越來越迫近死亡的衰老時，會產生不可化解的焦慮呢？之前的著名歷史人物，他們所取得的成就後世傳頌，他們的生存方式令詩人們羨慕並成為實現個人價值的標準。“楚客凜秋時，桓公舊臺上”^[14]，“登高望山海，滿目悲古昔”^[15]，“風前孟嘉帽，月下庾公樓”^[16]，這樣的標準使得詩人們的精神世界可以有所寄託，成為他們文字裏的主角。另外一則典故則記載了孔子與弟子們登高的故事，《孔子家語》卷二《致思第八》：

孔子北遊，於^[17]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歎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

用今天的眼光看，攀登高處與樹立遠大志向之間，能構成一對和諧的隱喻。雖然我們的想法與古人已有一定距離，但“高”同“志”的聯繫，自古以來就十分地緊密。屈原《九歌·河伯》：“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王逸於此處注曰：“浩蕩，志放貌。言己設與河伯俱遊西北，登崑崙萬里之山，周望四方，心意飛揚，志欲陞天，思念浩蕩，而無所據也。”《漢書·藝文志》：“《傳》曰：‘不歌而頌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顏師古在“耑”字處注曰：“耑，古端字也。因物動志，則造辭義之端緒。”可見，登高言志，實乃雙目所見、身心之感所引發的很自然的心理反應；“登高能賦屬吾儕”^[18]，登高之賦，正是古代知識分子個體價值的核心理所在。九日登高，正好給或得意或失意的詩人們一個抒發理想，或宣泄理想不得實現的鬱悶心情的契機（多是後者）：崔曙《九日登望仙臺呈劉明府容》：“漢文皇帝有高臺，此日登臨曙色開。”儲光義《登戲馬臺作》：“少年自古未得意，日暮蕭條登古臺。”劉禹錫《九日登高》：“世路山河險，君門煙霧深。年年上高樓，未省不傷心。”強至《長安九日》：“功名又逐秋風晚，惟有登高詩句新。”

c. 登高望鄉、思親友（對應悲秋之C）。登高思鄉、思親友的用法，在九日詩中最普遍，聊舉數例：王勃《蜀中九日登玄武山旅眺》：“九月九日望鄉臺，他席他鄉送客杯。人今已厭南中苦，鴻雁那從北地來。”《九日懷封元寂》：“九秋良會少，千里故人稀。今日龍山外，當憶雁書歸。”李白《九日登高》：“別後登此臺，願言長相思。”李嘉祐《九日送人》：“晴景應重陽，高臺愴遠鄉。”皇甫冉《九日寄鄭豐》：“何處登高望，知君正憶歸。”歐陽詹《九日廣陵登高懷邵二先輩》：“十歲此辰同醉友，登高各處已三年。”……足見一斑，不復贅言。

d. 登高作樂（對應悲秋之D）。《戰國策》卷二十三載：

楚王登彊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

《古列女傳》卷五載：

（楚）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王親乘駟以馳逐。遂登附社之臺以望雲夢之囿，觀士大夫逐者。既驩，乃顧謂二姬曰：“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

從此類記載來看，登高遊樂，是古人難得的消遣方式，其難得之處還在於與眾人同遊之樂，所謂“獨樂”不若“與人樂”，“與少樂”不若“與眾樂”是也。作為秋天最重要的節日，人們在重陽互相邀約登高出遊必然是以尋樂為主要目的。因此，九日詩中流露出快樂的情緒，應是情理之中。應製詩是不允許表達哀傷的，所以，在這裏不但忠心最多，快樂似乎也是最多的：賀散《奉和九月九日應制》：“承歡徒扑舞，負弛竊忘軀。”韋嗣立《奉和九日幸臨渭亭登高應制得深字》：“願陪歡樂事，長與歲時深。”岑義《九月九日幸臨渭亭登高應制得涘字》：“一聞帝舜歌，歡娛良未已。”……而在不用應付主子，可以自由表達內心感受的情況下，詩人們往往又樂極生悲：“酣歌欲盡登高興，強把黃花插滿頭”^[19]——這個問題似乎留到下個問題“聚宴”中來闡述，要合適一些。

小結：登高對應悲秋之 A、B、C、D；

4. 聚宴：聚宴在多數節日裏存在，把它當作一種風俗似乎不妥。但它作為重陽節裏最隆重的慶祝方式，以此為背景創作的九日詩佔有相當比重，所以單獨列出論述是很有必要的。為便於

敘述，這裏以杜甫九日詩為例，來揭示聚宴之中的悲秋情緒。杜甫一生幾乎與官場無緣。他曾在安史之亂前做過地方後勤小官，後來在肅宗收拾殘兵敗將的時候，當過一段時間右拾遺，不久就因不知深淺地疏救房琯而落職。所以朝廷在重陽節的“享宴高會”，他並沒有參加過。仇兆鰲在《杜詩詳注·九日五首》下注曰：“唐制，九日賜宴及茱萸。”可見，能參加這樣的宴會和得到御賜茱萸，是官員們無上的光榮。這對於懷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醇”理想的杜甫，不得不說是個巨大的遺憾。宴會的目的是行樂，而及時行樂，對於杜甫來說，實在太短暫了，這短暫的快樂，往往觸發了他內心更加深沉的悲哀。“老來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20]，個體價值的缺位，生命本體的失落，使得杜甫在這樣一個舉國歡慶的深秋節日裏，悲從心來，強打歡顏，也是為了不使在座各位掃興。九日宴會本該是盡樂之時，秋日清冷，難得一會，理當盡情歡宴，甚至白居易有《九日代羅樊二妓招舒著作》，可見其快樂程度。直到飯足酒飽、樂極生悲，復作悲秋之辭，因此，聚宴對應悲秋情緒之個體價值的缺失和及時作樂。另外，酒是宴會不可或缺之物，所謂“無酒不成席”，九日詩中時時散發出濃烈的酒味。“酒闌卻憶十年事，腸斷驪山清路塵”^[21]、“重陽獨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臺”^[22]、“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23]。酒本來是快樂的催化劑，杜甫喝下的滿腹烈酒，卻激發出了內心對生命價值失落的最深沉的悲哀：生命在不可挽回地消逝，而如此四處飄零、身心俱累，卻是為何？

小結：聚宴對應悲秋之 B、D，酒對應悲秋之 B、D；

另外有兩個九日詩裏的重要典故需要加入分析：

5. 孟嘉落帽：孟嘉落帽向來被認為是魏晉間名士風流的代表，在九日詩中也被大量引用，“落帽恣歡飲，授衣同試新”^[24]，龍山落帽逐漸成為文人們在九日登高聚會的代名詞。此典故出自

《陶淵明集》卷五《晉故西征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並贊》：

九月九日，（桓）溫游龍山，參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吹君帽墮落，溫目左右及賓客勿言，以觀其舉止。君初不自覺，良久，如廁，溫命取以還之。廷尉太原孫盛為咨議參軍，時在坐，溫命紙筆令嘲之。文成，示溫，溫以著坐處。君歸，見嘲笑而請筆作答，了不容思，文辭超卓，四座歎之。

孟嘉落帽被歷來的文人在寫作九日詩時反復使用，除了其標的節日的作用外，應該還具備某種古人們心照不宣而需要今人去解密的意圖。就像登高與立志一樣，落帽與離職（失去社會地位）之間仿佛也能形成隱喻的關係。《釋名》卷四《釋首飾》：“二十成人，士人冠，庶人巾。”在古代，上至皇帝，下至士人，不同的級別所戴的帽子都不一樣，而平民則不冠而巾，執掌禮儀的部門對此有嚴格的劃分。帽子能區別職位高低，成為了社會地位的象徵，弄清楚了這點，我們便能讀懂詩文裏那些不便明言的意圖。回到孟嘉落帽的場景，之所以孟嘉落帽能得到後世文人的首肯，在於他在自己的頂頭上司面前落帽（上下級的背景使帽子的隱喻對象更加明確）而不覺，其曠達的風度令人景仰；在於他能在得知落帽後從容不迫、揮手成文，折服眾人。如果我們把帽子換成“官職”，落帽理解成落職，那麼這個典故被文人追捧的原因，就相當明了了。

實現個體價值與生命本體的短暫脆弱是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一直在仕途攀爬的士人們，到了一定年齡，會思考在進退之間的取捨：雖然潛意識一直在鞭策他們向前，但漸漸衰老的身體和對生命意義的反省，讓他們渴望停下腳步，給自己留點時間享受生命。於是，在個體價值不再高昂的九日詩裏，詩人們都對孟

嘉投來了欽慕的目光：高適《重陽》：“豈有白衣來剝啄，一從烏帽自欹斜。”朱放《九日陪劉中丞宴昌樂寺送梁廷評》：“不棄遺簪舊，寧辭落帽還。”王貞白《九日長安作》：“誰能思落帽，兩鬢已添白。”……從這個角度來讀老杜的《九日藍田崔氏莊》：“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聯繫其人生遭遇，應該不難理解他的真實用意。

小結：孟嘉落帽對應悲秋之 B。

6. 白衣送酒：白衣送酒也是九日詩裏常用的典故，出自《宋書》卷九十三：

（陶潛）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王）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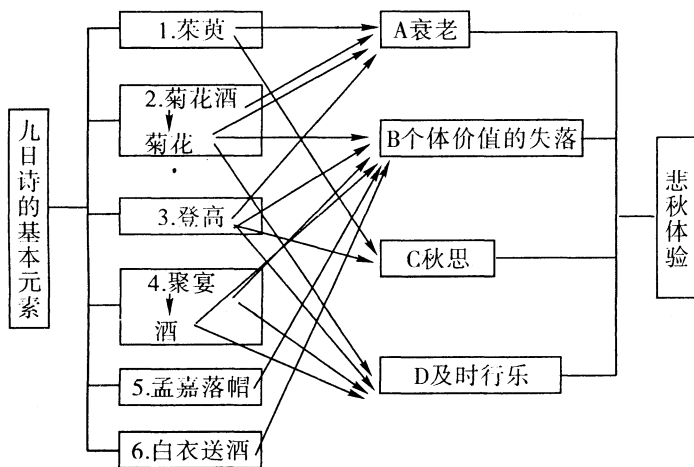
白衣送酒的主角並不是王弘，而是陶淵明。陶淵明一生澹泊，厭惡官場，但在酒癮發作時並不拒絕來自官場的美酒。他身懷高才，得到官方（顏延之、王弘）肯定，但又無所拘束，保持相當獨立的人格，這是底層士人們的共求而不易得的企望，所以九日詩中的白衣送酒往往有渴望知遇的意思。“不見攜觴王太守，空思落帽孟參軍”^[25]，白衣送酒與孟嘉落帽，一進一退，表達了詩人們的兩種矛盾心態。

小結：白衣送酒對應悲秋之 B。

四、總 結

九日詩由上述六大元素為基本框架而構成，而每一個元素甚至對應不止一種悲秋體驗，所以，從字面上看，九日詩的悲秋面目並不明顯；但當我們逐個分解，便能清楚地看出九日詩裏無處不在的悲秋情緒（參見下圖）。當然，並不是所有九日詩都是悲

愁的，也有部分跟隨民間心理，表達節日喜慶氣氛的作品，本文的研究應該把此類詩歌排除在外。在此前提下，本文完成了重陽風俗（及典故）與悲秋情緒的聯結，揭示了九日詩與悲秋傳統的關係：詩人通過對重陽風俗的描寫，表達了鬱積在心裏的生命體驗。換言之，作為九日詩主體的重陽風俗和常用典故，是悲秋情緒的間接表達；真正架構起九日詩的，是侵入文人膏肓的季節病——悲秋傳統。



注釋：

[1] 杜甫《登高》，〔清〕仇兆鰲《杜詩詳注》卷二十，北京：中華書局，1979。

[2] 《太平御覽》卷三十二：“《風土記》曰：‘九月九日律中無射而數九，俗於此日以茱萸氣烈成熟，當此日折茱萸房以插頭，言避惡氣而御初寒。’……《臨海記》曰：‘郡北四十里有湖山，山形平正，可容數百人坐。民俗極重九日，每菊酒之辰宴於此山者常至三四百人，登之，見已屋悉委，江海分明。’”

[3] 〔法〕鬱白《悲秋：古詩論情》，葉瀟、全志剛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4] 〔德〕伽達默爾《美的現實性——作為遊戲、象徵、節日的藝術》第51頁，張志揚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91。

[5] 同上，第 66 頁。

[6] 〔宋〕洪邁《容齋隨筆》卷四：“劉夢得云：‘詩中用茱萸字者凡三人。杜甫云：‘醉把茱萸仔細看’，王維云：‘插遍茱萸少一人’，朱放云：‘學他年少插茱萸’。三人所用，杜公為優。’”

[7] 耿湣《九日》，《全唐詩》第三冊第 545 頁。

[8] 趙彥昭《奉和九日幸臨渭亭登高應制》，《全唐詩》第二冊第 1 頁。

[9] 杜甫《九日諸人集於林》，〔清〕仇兆鰲《杜詩詳注》卷十七，北京：中華書局，1979。

[10] 盧藏用《九日幸臨渭亭登高應制得開字》，《全唐詩》第一冊第 761 頁。

[11] 岑羲《九月九日幸臨渭亭登高應制得浹字》，《全唐詩》第一冊第 762 頁。

[12] 馬懷素《九日幸臨渭亭登高應制得酒字》，《全唐詩》第一冊第 765 頁。

[13] 杜甫《九日五首》，〔清〕仇兆鰲《杜詩詳注》卷二十，北京：中華書局，1979。

[14] 張九齡《九月九日登龍山》，《全唐詩》第一冊第 436 頁。

[15] 李白《宣城九日，聞崔四侍御與宇文太守遊敬亭，余時登響山，不同此賞，醉後寄崔侍御二首》，〔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 重印。

[16] 獨孤及《九月九日李蘇州東樓宴》，《昆陵集》卷二，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7] 疑為“游”字。

[18] 陳師道《和李使君九日登戲馬臺》，〔宋〕任淵《後山詩注》卷十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9] 殷堯藩《九日》，《全唐詩》第五冊第 674 頁。

[20] 杜甫《九日藍田崔氏莊》，〔清〕仇兆鰲《杜詩詳注》卷六，北京：中華書局，1979。

[21] 杜甫《九日》，〔清〕仇兆鰲《杜詩詳注》卷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79。

[22] 杜甫《九日五首》，〔清〕仇兆鰲《杜詩詳注》卷二十，北京：中華書局，1979。

[23] 杜甫《登高》，〔清〕仇兆鰲《杜詩詳注》卷二十，北京：中華書局，1979。

[24] 孟浩然《九日得新字》，《全唐詩》第二冊第 414 頁。

[25] 權德輿《九日北樓宴集》，《全唐詩》第四冊第 144 頁。